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四

起上章浚灘正月盡玄
默掩茂十二月凡三年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
賀壬午御史臺臣言比賜布爾罕丹山場旺扎勒布哈
海舶稅會計其鈔皆數十萬錠諸王軍民貧乏者所賜

未嘗若是苟不尊節漸致帑藏虛竭民益困矣中書省臣進曰臺臣所言良是若非振理朝綱法度愈壞臣等乞賜罷黜選任賢者帝曰卿等不必言其各共乃事

癸未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辛卯江浙行省

丞相赫魯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

鈔四萬餘錠既以辭伏令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

賄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丁亥帝不豫皇

太子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告於天曰至尊以仁慈御

世庶績順成四海清晏天何遽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
使至尊永為民主辛丑帝崩於光天宮年三十六太子
哀毀過禮素服寢於地日歆一粥癸卯葬起輦谷帝天
性恭儉澹然無欲通達儒術兼曉釋典每曰明心見性
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大在位七年不事遊畋不
喜征伐不崇貨利尊賢重士薄斂輕刑待宗戚勲舊始
終有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
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甲辰中書右丞相巴勒達實罷太子太師特們德爾以
皇太后命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參議中書省事韓若愚
廉勤稱職特們德爾初為相時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
事而不得遂至是復相以舊憾誣若愚罪請殺之皇太
子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 丙午遣使分諭內
外刑獄 戊申汰知樞密院事四員 禁巫祝日者交
通宗戚大官 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 以江浙行省
左丞相赫魯為中書平章政事 丁巳修佛事 戊午

建御容殿于永福寺 汰富民竄名宿衛者給役蒙古
諸驛 辛酉中書平章政事齊琳特穆爾御史大夫托
歡並罷為集賢大學士 甲子特們德爾哈克繳請捕逮四
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赴京特們德爾以世延嘗劾
奏其罪惡十三事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
弟索約爾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且使諷世延
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行至夔路
遇赦以疾抵荆門就醫特們德爾遣使督追至京師俾

其黨煅煉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者勿復問乃已參
議中書省事青沙津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管
之皇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
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江西行省右丞茂巴爾為中
書右丞參知政事張思明為中書左丞中書左丞和卓
罷為嶺北行省右丞 沈明仁以不法坐罪詔籍江南
冒為白雲僧者為民 己巳修辰類佛事於京城四門

辛未括民間係官山場河泊窩治廬舍 癸酉括勸

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

主 丙子定京城環衛更番法准五衛漢軍歲例 丁

丑特們德爾以李孟初不附已奪其秦國爵及前後制

命仆其先墓碑 戊寅中書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罷為

甘肅行省平章政事阿爾哈雅罷為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 特們德爾怨集賢學士楊多爾濟前為中丞時盡

發其姦賊專制等罪而平章政事蕭拜珠在中書牽制

其所為於是矯皇太后旨召多爾濟蕭拜珠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圖塔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請殺之皇太子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誅之未晚也特們德爾乃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多爾濟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為是大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

未幾稱旨執多爾濟載詣國門之外與蕭拜珠俱見殺
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後又欲奪多
爾濟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蕭拜珠之死
有吳仲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時特們德爾
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
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丞相陰有不臣之心
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
丞言幾誤吾事 徵政院使實勒們以皇太后命請更

朝官皇太子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
俟予即位議於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
農卿旺扎勒布哈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
官太子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哈克繖所得為多太
子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泊
之稅以哈克繖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
豈輔弼之道耶遂出旺扎勒布哈為湖南宣慰使 奪僧
年扎克策喇實等所受司徒國公制仍銷其印 三月辛

已以中書禮部領教坊司 戊子熒惑犯進賢 徵諸
王駙馬流竄者給侍從遣就分邑 庚寅皇太子即皇
帝位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夜太陰犯明
堂壬辰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於興聖宮特們德爾進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 敕羣臣超授散官者朝
會毋越班 甲午作佛事于寶慈殿 乙未日有暈若
連環 戊戌汰上都留守司留守五員 定吏員秩止
從七品如前制 辛丑禁擅墾書 壬寅降前中書平

章政事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特們德爾欲因其不就
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蘓曰爾
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讒不得行 御史臺

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守職盡言善
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外毋沮議

特們德爾敕罷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庚戌罷行中書省丞相河南湖廣遼陽並降為
平章政事惟征東行省丞相高麗王不降 乙卯罷回

回國子監 戊午紹慶路洞蠻為寇命四川行省捕之
祭遁甲神於香山 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徵理在京
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
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並作矣 以太常
禮儀院使拜珠為中書平章政事拜珠丞相安圖孫也
宏遠端亮有祖風襲宿衛長延祐中拜太常禮儀院使
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
說典故耶拜珠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

同官不能對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日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帝在東宮問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珠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珠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福耶竟不往及即位遂有是命以西僧雅布達勒為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壬戌特們德爾請

參決政務禁諸臣毋隔越擅奏從之 乙丑大行皇帝
喪卒哭作佛事七日 丙寅周王和實拉子托歡特穆
爾生是為順帝 戊辰帝如上都 初太廟九室合饗
於一殿及仁宗崩無室可祔乃權給綵殿於武宗室前
以奉神主帝召禮官集議太常禮儀院經歷曹元用言
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為寢當更營大殿于前
為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制 戊寅有獻七寶帶
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人

進帶是誘朕也其還之 五月己卯朔禁僧馳驛仍收

元給璽書 庚辰殺上都留守賀勝特們德爾怨其發

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大不敬棄市籍其家勝

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於屍旁甚哀 己丑中書左

丞相哈剌魯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以拜珠為左丞相

鼎喇古塔斯哈雅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濟爾噶朗為參

知政事特們德爾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

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

以拜珠為左丞相委以心腹特們德爾漸見疎外矣

辛卯中書參知政事奇徹罷為集賢學士遣使權廣

東番貨壬辰和林民間海瘟殍死者三千餘人旌其

門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諡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

仁宗國語曰布延圖皇帝戊戌有告嶺北平章政事

哈克織中書平章政事赫魯及御史大夫圖塔哈徹政使

實勒們等與故約蘓穆爾妻伊埒薩巴謀廢立者帝御穆

清閣召拜珠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

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賜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籍其家餘黨皆伏誅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壅滯拜珠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珠不汝恕也追封隴西公汪世顯為隴右王辛丑以知樞密院事特們德爾為中書平章政事壬寅監察御史請

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養獸之費 甲辰以誅哈克繖
赫魯賀勝等詔天下勝死非其罪而詔書與諸逆並言
時猶為特們德爾所蔽也 丙午捕伊埒薩巴子江浙
平章瑪魯仍籍其家 丁未封旺沁為雲南王往鎮其
地 以賀勝實勒們哈克繖家貲田宅賜特們德爾等

六月己酉流徽政院使穆蘇穆爾于金剛山 以圖塔哈

實勒們所奪人畜產歸其主 甲寅前太子詹事綽和

爾伏誅 京師疫修佛事於萬壽山 戊午罷徽政院

廣東採珠提舉司罷以有司領其事 庚申賜角觥

百二十人鈔各千貫 壬戌敕諸使入京者大事五日

小事三日遣還 是夜月食既 乙丑新作太祖幄殿

秋七月戊寅命玄教宗師張留孫修醮事于崇真宮

甲申車駕將北幸調左右翊軍赴北邊浚井以知樞

密院事瑪嚕哈坦並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 壬辰遣

扈從諸營還大都禁踐民禾 安南內附人陳巖言其

國貢使多為覘伺敕湖廣行省汰遣之 乙未回回太

醫進藥曰達爾嘉給鈔十五萬貫 丙申中書平章政

事龜喇古罷 禁獻珍寶製袞冕 庚子以江南行臺

御史中丞廉恂為中書平章政事 辛丑晉王伊遜特

穆爾遣使以地七千頃歸朝廷請有司徵其租歲給糧

鈔從之伊遜特穆爾顯宗噶瑪拉之長子裕宗之嫡孫

也初世祖以第四子諾木罕為北安王鎮北邊北安王

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

咸與翊戴之謀有盟書焉 是月汴梁路言滎澤縣河

決塔海莊東隄十步餘橫隄兩重復缺數處又開封縣
蘇村及七里寺決二處詔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
八月丁未朔嶺北省臣實都坐以官錢犒軍免官詔

復其職

丙辰祔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慈聖皇后

於太廟特們德爾攝太尉奉玉冊行事 戊午特們德爾

復誣趙世延以違詔不敬下之獄請寘極刑并究省臺

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特們德爾必欲
寘趙世延於死地此殆報怨耳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

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丁卯宮人官奴坐用日者請太
皇太后崇星杖之籍其資圖沙瑪部宣慰使額琳沁
坐違制不發兵杖流尼嚕罕地 九月甲申建壽安山
寺給鈔千萬貫 禁五臺山樵採 庚子常澧州洞蠻
合諸洞為寇命土官追捕之 甲辰遣茂扎木等使占
城真臘龍牙門索馴象 以廩藏不充停諸王所部歲
給 冬十月庚戌將作院使伊蘓坐董製珠衣怠工杖
之籍其家 壬子作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 丁巳酉

陽聳儂洞蠻田謀遠為寇命守臣招捕之 戊午帝至
自上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
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
所損其悉遵典禮 庚申敕譯佛書 乙丑章大護國
仁王寺帝師請以卓特巴嘉勒燦為土番宣慰使都元師
從之 丁卯為皇后作鹿頂殿于上都 庚午命拜珠
督造壽安山寺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謝
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即殿歛流涕左

右莫不感動 甲申敕翰林國史院纂修仁宗實錄

丁亥作佛事于光天殿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帕克斯巴

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甲辰特們德爾言和市織幣

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縣更

造徵其元直不允 十二月乙巳朔詔以明年為至治

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包銀五分免大都上都興和三

路差稅三年優復煮鹽煉鐵等戶二年開燕南山東河

泊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資給遣

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
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
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
者有司具狀以聞 丁未播州蛋蠻的羊籠等內附

庚戌鑄銅為佛像置玉德殿 癸丑以天壽節預遣使
修醮于龍虎山 乙卯率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皇
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
崇祐太皇太后 翰林學士呼圖克都哩譯進大學衍

義帝曰修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以印本頒賜
羣臣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莫能對帝曰良由朕治
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陽不和災
害洊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辛
酉作延春閣後殿 壬戌召西僧年扎克策喇實赴京師
敕所過羣縣肅迎 乙丑崇星于回回司天監四十晝
夜 丙寅修祕密佛事于延春閣 丁卯特們德爾拜
珠言此者詔内外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

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直至朕前可也如
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給武宗皇后鈔七十五萬貫

己巳敕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以江南浙西道廉

訪使薛處敬為中書參知政事 辛未拜珠進國簿圖

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為三千二

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 上思州獠結交趾寇忠州

癸酉帝聞賀勝母老憫之以所籍京兆田磴還其家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巴延徹爾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布

色圖並坐貪墨免官 是歲決獄輕重七千六百三十
事淳沱河決文安大城等縣渾河溢壞民田廬秦州成
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大同雨雹大如雞
卵益津縣隕黑霜 帝命宣徽院使特克實領中都威衛
指揮使特克實者特們德爾之黨也延祐中近臣多託恩
幸以求賞者宣徽院使圖沁布哈輒抑弗予特克實王廷
顯皆同官也仁宗賜特克實海船圖沁布哈曰此軍國之
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又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

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圖沁布哈復持不可於是
怨之者衆及帝即位特們德爾擅政特克實竟譖殺之後
特克實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追封圖沁布哈冀國公謚忠
隱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

諱碩迪巴拉仁宗嫡子也母
莊懿慈聖皇后瀉吉哩氏以

大德七年二月甲子生延祐三年十二月丁
亥立為皇太子六年十月戊午命參決庶務

至治元年春正月丁丑修佛事于文德殿 甲申召高

麗王王章赴上都 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丞相

拜珠亞獻知樞密院事庫春貝終獻自世祖建太廟以來歷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珠乃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預敕有司上親享太室儀注至是禮畢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參

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於左丞相拜珠拜珠謂當進
諫即袖其疏入奏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
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
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
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以喜奢樂近為戒帝
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遽命罷之且曰有臣如此
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
養浩帛二匹以旌其直 帝遣使即趙孟頫家俾書孝

經賜上尊及衣二襲 甲辰水金火土四星聚于奎

二月戊申改中都威衛為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己酉作仁宗神御殿于普慶寺 辛亥調軍三千五

百人修上都華嚴寺 壬子夜金火土三星聚于奎

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

幣帛萬匹 丁巳改于柳林敕更造行宮 壽安山寺

役甚急監察御史索約勒哈迪密實與同列觀音保成

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為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

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奏入帝怒初司徒劉夔妄獻浙右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特們德爾分取其半御史發其姦由是疾忌臺諫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特們德爾之子也至是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白而訕上以楊已之直大不敬帝乃殺索約勒哈迪密實與觀音保杖珪謙亨黥之竄尼嚕罕地二人始亦不測而特們德爾方引左丞張思明為已助思明為言於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

以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二人由是得輕
典 丁卯以僧法洪為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司徒

罷先朝傳旨濫選者 三月丙子建帝師帕克斯巴寺于

京師 丁丑發民兵疏小直沽白河 庚辰廷試進士

台哈布哈宋本等六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本大都人

從父禎官江陵邑人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

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鄉至是為左榜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 辛巳帝如上都拜珠從幸次察罕諾爾帝

以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珠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帝乃止帝嘗謂拜珠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穆呼哩從太祖開拓土宇安圖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珠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垂閱時加訓飭幸甚壬午遣咒師多爾濟往伊

濟巴勒布二國取佛經 癸未製御服珠袈裟 甲申敕

纂修仁宗實錄后妃功臣傳 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

般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益壽安山造寺役軍 己丑

大同路麒麟生 己亥宦者博囉特穆爾坐罪流尼嚕

罕地 辛丑以特克實為御史大夫佩金符領忠翊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帝嘗御鹿頂殿謂特克實曰微政雖隸太

皇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

夏四月己未造象駕金脊殿 戊辰敕賜特們德爾父

祖碑 命宦者博囉台為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祭遂罷之 五月丙子毀上都回回寺以其地營

帝師殿 壬午遷武宗子親王圖卜特穆爾于瓊州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構譽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約爾珠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卜特穆爾遠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丁亥修佛事于大安閣 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作行殿于縉山流杯池 乙未

命世家子弟成童者入國學 辛丑太常禮儀院進太廟制圖御史翰林太常臣集議以為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省臣以其圖上帝稱善期以來

歲營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作金浮屠於上都

藏佛舍利 乙卯以特們德爾領宣政院事 丁巳以

前中書參知政事敬儼為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儼告病

家居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

不接見至是聞命堅辭不赴 辛酉太白經天 趙宏

祚等言事勒歸田里仍禁妄言時政 壬戌龍虎山張

嗣成來朝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 己巳渾河

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五百戶 秋七月戊寅通州潞縣

榆埭水決 庚辰滹沱河及巨馬河溢 辛巳盤屋縣

僧圓明作亂遣樞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尋伏誅未

幾邵陽道士劉志光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 乙

酉大雨渾河防決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修上都

城 八月壬寅修大都城 戊申上都鹿頂殿成 庚

戌以軍士貧乏遣知樞密院事特穆爾布哈整治仍詔

諭中外有敢擾害者罪之 壬子熒惑犯軒轅 乙卯

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圖罷為上都留守 壬戌帝駐

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
以稼為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
何計乎寒 雷州路海康遂溪二縣海水溢壞民田四
千餘頃免其租 秦州成紀縣山崩 九月壬午熒惑
犯太微西垣上將 壬辰中書平章政事塔斯哈雅坐
受贓杖免 丁酉帝至自上都 熒惑犯太微垣右執
法 庚子安陸府漢水溢壞民田賑之 冬十月辛丑
朔修佛事於大內 丙午太白經天 戊申熒惑犯太

微垣左執法 庚戌親享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珠為

亞獻官御史大夫特克寶為終獻官 壬子拜珠獻嘉禾

兩莖同穗 癸丑敕翰林集賢官年七十者毋致仕

延祐間朔漠大風羊馬駝畜盡死蒙古人民流散以子

女鬻於回回漢人為奴婢拜珠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

宜加賑恤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

養詔從之且令給子女冬衣 禁中書掾曹母泄機事

已巳遣雅克特穆爾巡邊雅克特穆爾欽察氏綽和爾第

三子也時為左衛親軍都指揮使 十一月辛未熒惑
犯進賢 乙亥幸大護國仁王寺 戊寅御大明殿羣
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是夜辰
星犯房 己卯以受尊號詔天下拜珠請釋囚不允

庚辰益壽安山寺役卒三千人 辛巳命御史大夫特克
實領左右阿蘓衛初世祖立阿蘓巴圖達魯噶齊後招
集阿蘓軍三千七百餘人扈從車駕掌宿衛禁城兼營
潮河蘇沽兩川屯田并供給軍儲本隸前後二衛武宗

至大初始改立左右衛阿蘓親軍都指揮使司至是以
特克實領之 丙申敕立故丞相安圖碑于保定新城右
丞相特們德爾廣樹朋黨凡不附已者必以事去之尤
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
之左丞相拜珠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
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特們德爾忌拜珠
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
且請備之拜珠曰我祖宗為國元勲世篤忠貞百有餘

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
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
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
生禍福天實鑑之汝輩毋復言至是奉旨往新城為其
祖立碑特們德爾久稱疾聞拜珠行將出莅省事入朝
至內門帝遣蘓蘓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
入朝未晚遂快快而還 辛丑立伊奇哩氏為皇后遣
攝太尉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持節授玉冊玉寶 庚

成作太廟正殿 甲寅幸西僧灌頂寺 疏玉泉河

甲子命帝師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
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 以諸王徹伯爾使

者數入朝發兵守北口及盧溝橋 乙丑置中瑞司治

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特們德爾雖家居然

其黨猶布列朝中事必稟於其家以拜珠故不得大肆
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曹管庫之職歲終例
應注代時左丞張思明稱疾不出衆皆顧望拜珠以事

不可緩乃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
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
拜珠曰汝為賣官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思明乃出共
畢銓事 是歲集賢侍講學士李孟卒孟既罷政左遷
嘗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
祿今老矣其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及卒御
史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
進封魏國公諡文忠 樞密院副使吳元珪與知樞密

院事特穆爾布哈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即降旨施行之 監察御史策丹錄囚大興縣有以寃事繫獄者其人嘗見有橐駝死道傍因舁至其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橐駝被盜捕索甚急乃執而勘之其人自誣服策丹審其獄辭疑為寃即以上御史臺臺臣以為賊

既具是特御史威殺人耳不聽改委他御史謝之竟處
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寃始白人以是服其明
以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桑節為監察御史桑節河西
人少給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故帝擢用之在臺中直
聲大著

二年春正月庚午廣太廟 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
及習武毅 丁丑親祀太廟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
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左丞相拜珠攝太尉以從

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珠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珠率百官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及導駕耆老賜金帛有差拜珠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戊寅敕有司存恤孔氏子孫貧乏者辛巳敕臺憲用人勿拘資格儀

封縣河溢傷稼賑之 癸未流徽政院使羅源于耽羅

柳林行殿成 癸巳以西僧羅藏為司徒 二月庚

子置左右欽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命拜珠總之 罷

上都歇山殿及帝師寺役 辛丑賜特克實父祖碑 甲

寅以太廟役軍造流杯池行殿 乙卯西僧伊實拉默特

藏布疾詔為釋大辟囚一人答罪二十人 三月己巳

朔左丞相拜珠以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

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中書平章政事廉恂參議中書

省事張養浩都事富珠哩朮董之外郡學校仍命御史
臺翰林院國子監同議興舉從之 辛未禁捕天鵝違
者籍其家 丙子罷京師諸營繕役卒四萬餘人 河
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民饑免其租之半 戊
寅修大都城 庚辰敕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業及
世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丙戌復置市舶提舉司於泉
州慶元廣東三路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 丁亥鳳翔
道士王道明以妖言伏誅 己丑有暈貫日如連環

命有司建穆呼哩祠于東平仍樹碑以國用匱竭停

諸王賞賚及皇后達爾瑪實哩等歲賜庚寅命將作院

更製冕旒辛卯監察御史何守謙坐贓杖免丁酉

幸柳林駙馬許訥之子蘇克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

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許命

誅之帝從容謂拜珠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

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補朕之不逮拜珠頓

首謝曰昔堯舜為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

聖桀紂為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已好近小人國滅而身
不保民到於今稱為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
忠以報然凡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臣等不言則臣之
罪也又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
曰槃圖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
徵敢諫之臣或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
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皆嘉
納之夏四月戊戌朔帝如上都中書左司都事富珠

哩。卽從幸帝次龍虎臺。丞相拜珠命卽傳旨中書。卽領之行數步還曰。命卽傳否。拜珠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卽曰。爾可作宰相否。卽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為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珠大悅。以酒觴卽曰。非公不聞此言。乙丑。中書省

臣請節賞賚。以紓民力。帝曰。朕思所出。信於所入。出納之際。卿輩宜慎之。朕當撙節其用。五月己巳。修淳沱

河隄。庚午。奉符臨邑二縣民謀逆。其首王驢兒伏誅。

餘杖流之 庚辰收養蒙古子女遣使諭四方匿者罪
之 癸未置宗仁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以拜珠
領其事 甲申帝幸五臺山拜珠奏曰自古帝王得天
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
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
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
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丙申以吳全節為玄教大
宗師特進上卿 閏月戊戌封諸葛忠武侯為威烈忠

武顯靈仁濟王 辛丑萬戶李英以良民為奴擅文其
面坐罪 癸卯禁白蓮佛事 甲辰御史臺臣請黜監
察御史不稱職者以示懲勸從之 戊申以特們德爾
子同知樞密院事巴勒丹知樞密院事 壬子作紫檀殿
丙寅辰州沅陵縣洞蠻為寇遣兵捕之 敕已除不
赴任者奪其官 封公主蘇喀巴拉乳母為順國夫人
六月丁卯朔帝至五臺山禁扈從宿衛母踐民禾
壬申焚惑犯心 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丙子修

渾河堤 壬午辰州江水溢壞民廬舍 是月前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詩文清邃奇逸書法冠絕古今畫亦精緻而立朝頗見風采楊載稱孟頫之才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篤論 秋七月丁未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拜珠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諭之 帝自五臺還戊午次應州

辛酉次渾源州拜珠奏召中書左丞張思明至數其罪

杖而免之籍其家

考異元史張思明傳云拜珠與特們德爾各樹朋黨賊害忠良思明懼禍

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於家今按拜珠事君盡忠其同心疾惡者安得指為朋黨杖思明而斥之以其暱右相耳謂拜珠疾惡太嚴則有之何嘗賊害忠良耶拜珠傳云特們德爾引張思明以助已思明為盡力忌拜珠與其黨謀中害之按右相雖暱思明然思明頗有所救正未必同謀害拜珠也此蓋採兩家碑誌以入傳未免有過當之辭今不取

八月己巳道州寧遠

縣民符翼軫作亂有司討擒之甲戌帝次奉聖州築

宗仁衛營帝留意民事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

壁以時觀之 庚辰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 庚寅
太師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卒於家命給直市其葬地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初仁宗議立太子
太后見武宗長子周王和實拉有英氣而帝少柔懦羣
小以周王立必不利於已遂擁立帝及帝即位太后入
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遂鬱
鬱成疾而崩太后性聰慧歷佐三朝教宮中侍女皆執
治女工親操井臼然不事檢飭自正位東朝淫恣益甚

內則赫魯伊埒薩巴用事外則幸臣實勒們及特們德爾等相率為奸濁亂朝政無所不至云 庚申敕停今

冬祀南郊

癸亥地震

甲子作層樓於涿州鹿頂殿

西 丙寅西僧板吉疾賜鈔五萬貫

冬十月丁卯朔

太史院請禁明年興作土功從之 戊辰享太廟先是

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

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至是以廟工未畢妨陳宮

懸止用登歌

丙子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托克托坐請告

未得旨輒去職杖謫雲南從御史大夫特克實奏也 甲

申建太祖神御殿于興教寺 己丑以中書左丞相拜

珠為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左

相獨任以政參議中書省事王結言於拜珠曰為相之

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患不可猶預猶預

恐生他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於身拜珠深是

之 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罷為翰林侍講學士特克實奏復

其職帝不允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己亥以立

右丞相詔天下流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站戶貧乏鬻賣妻子者官贖還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貴之家以優農力免陝西明年差稅十之三各處官佃田明年租十之二江淮創科包銀全免之 監察御史李

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敕羣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 罷世祖以後冗置官 括江南僧有妻者為民

癸卯地震 甲辰罷徽政院 丙午造龍船三艘 御

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亦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守並從之 乙

卯宣德縣地震

初浙民吳機以累代失業之田賣於

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巴爾濟蘓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久為他人之業特們德爾父子特克實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為賊巨萬真人蔡道泰以姦殺人獄已成特們德爾納其金令

有司變其獄拜珠舉奏二事命臺鞠察之盡得其情以
田歸主夔道泰巴爾濟蘓等皆坐死并籍其家刑部尚
書布達實哩坐受道泰金范德郁坐詭隨並杖免特赦
特克實 十二月甲子朔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
七人民饑命賑之 乙丑太白歲星熒惑聚於室 丁

卯中書平章政事瑪嚕罷為大司農廉恂罷為集賢大學
士以集賢大學士張珪為平章政事珪家居已久帝召
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

近臣設醴拜珠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
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時拜珠方欲召用致仕老臣優其
祿秩議事中書遂首薦珪起為集賢大學士至是復拜
平章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 戊辰以掌道教張嗣成
吳全節藍道元各三授制命銀印敕奪其二 癸未以
地震日食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中書平章政事張珪
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
不雨蕭楊賀冤死獨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

而情義猶可昭白母使朝廷終失之也 禁近侍奏取
沒入錢物 丙戌賜淮安忠武王已延祠祭田二十頃
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為師惜朕思
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臣言世祖時鴻
吉哩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為三千今請增五千
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
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是
月兩江來安路總管岑世興葛蠻安撫司副使龍仁貴

皆以其地作亂紹興路柔遠州洞蠻把者為寇並遣兵討捕之是歲山北廉訪司經歷許有壬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濟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易真為偽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撈掠無全膚訖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甘肅歲糴糧於蘭州多至二

萬石距寧夏各千餘里至甘州自甘州又千餘里始達
額齊訥路而寧夏距額齊訥僅千里至是行省平章奈
曼岱下諭令輓者自寧夏徑趨額齊訥歲省費六十萬
緡奈曼岱穆呼哩五世孫也性明果善斷所至有治聲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十五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閏
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

英宗睿聖文孝皇帝

至治三年春正月癸巳朔禹城縣去秋霖雨縣人邢著
程進出粟以賑飢民命有司旌其門 己亥思明州盜
起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庚子刑部尚書烏瑪喇坐賊

杖免 壬寅以行省平章政事復兼總軍政軍官有罪
重者以聞輕者就決 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
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义諸金銀冶聽民採鍊以
十分之三輸官 起前樞密院副使吳元珪王約為集
賢大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韓從益為昭文館大學士並
商議中書省事丞相拜珠又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
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
副朕心更當使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

士承旨澄為學士王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
中書時政多所參酌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
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
們德爾貪蠹無狀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以懲後也辛亥申命御史大夫特克實振舉臺綱詔諭中
外壬子遣回回砲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世祖舊制
教習砲法靜江邕柳諸郡獠為寇命湖廣行省督兵
捕之丙辰泉州民留應總作亂命江浙行省遣兵捕

之 辛酉禁故殺子孫誣平民者 初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為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特們德爾必欲殺之有司承望風旨數脅令自裁世延終不為動至是丞相拜珠為言其無罪詔釋之仍著令原告逃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二月癸亥朔作上都華嚴寺帕克斯巴帝師寺及丞相拜珠第役軍六千二百人定軍官襲職嫡長子孫幼者令諸兄弟姪攝之所受制敕書權襲以息爭訟 是夜熒惑太白填星聚于胃

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進前數日監修拜珠
詣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喇
哈斯定策功惟書越王圖喇勇決拜珠從容謂史官曰
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略發蹤指示
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他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正之人
皆服其卓識 己巳修廣惠河牘十有九所治野狐桑
乾道 癸酉畋於柳林帝顧謂拜珠曰近者地道失寧
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關歟對曰地震自古

有之陛下自責固宜亦由臣等失職不能變理帝曰朕
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
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 拜珠惠法制不一有司
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為通制於是命樞密副使完顏
納丹集賢學士侍御史曹伯啟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
益之書成辛巳奏上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名曰大元
通制頒行天下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
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

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雖是之而不果行 丙戌

雨土 造五輅旗 丁亥敕金書藏經二部命拜珠等

總之 戊子封鷹師布哈為趙國公 辛卯以太子賓

客巴圖廡貧賜鈔十萬貫 三月壬辰朔帝如上都

丁酉平江路嘉定州饑發粟六萬石賑之 丁未西番

替巴凌諸族叛敕鎮西武靖王吹巴勒等發兵討之

戊申祔太皇太后于順宗廟室上尊諡曰昭獻元聖皇

后 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道度牒符籙 丙

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
蔭叙能紹其業者量材錄用 監察御史拜珠嘉琿坐
舉巴爾濟蘓失當並黜免 晉王府內史都爾蘇得幸於
王常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繖事丞相拜珠且入宿
衛久之哈克繖歸言御史大夫特克實與拜珠意相忤欲傾
害之是月宣徽使塔坦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
容於晉王汝盍思之於是都爾蘇與塔坦深相要結
夏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 丁卯

旌內黃縣節婦王氏 己巳浚金水河 甲戌敕都功

德司科爾羅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

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命有司償其直 己卯詔

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

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 敕京師萬

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楊子江金山寺五臺萬聖祐國

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 五月戊戌太白經天 庚子

大風雨電拔柳林行宮大木二千七百 辛丑以特克寶

獨署御史大夫事 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特
們德爾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父
祖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告諭中外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為之
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
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
上都利用監庫火帝命衛士撲滅之因語羣臣曰世皇
始建宮室於今安焉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

欽察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
之物命賜鈔三千貫 六月寇圍寧都州民孫王臣出
糧餉軍旌其門 丁卯西番答巴凌諸寇未平遣徽政
使綽羅往督師 戊辰贈乳母呼圖克台定襄郡夫人其
夫阿拉追封定襄王諡忠愍 壬申將作院使哈扎爾
布哈坐罔上營利杖流東裔籍其家 留守司以雨請
修都城有旨不宜大興土功其略完之 癸酉太常請
纂修累朝儀禮從之 乙酉諸王奇卜數寇邊至是遣

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帝遣中書左丞蘇蘇詔翰林學士吳澄撰金書歲經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事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汙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

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
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
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 秋七月辛卯朔宣政使

奇徹台自傳旨署事中書以體制非宜請通行禁止從
之 癸卯太廟成前殿十有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南
向 知樞密院事巴勒丹坐賊杖免 乙巳招諭左右兩

江黃勝許岑世興 己酉丞相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
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

二十萬石帝遂併特們德爾增科江淮糧免之 丙辰
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帝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
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者率由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
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復伸御史嘗舉巴爾濟蘇可任大
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特們德爾
兩子俱獲罪毀碑籍貲明致其罰帝方委任拜珠以進
賢退不肖為急務特克實以奸黨不自安而帝又屢飭臺
綱深知阿比特們德爾之事特克實由是益懼 是月冀

寧興和大同三路屬縣隕霜 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
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奸黨懼誅者復
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
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
聞之知必不免遂萌逆節八月辛酉晉王獵於圖喇之地
特實密遣烏魯斯來告曰我與哈克繖額森特穆爾實達
爾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命烏魯斯以其事告
都爾蘇且言汝與巴蘇呼知之勿令舒瑪爾節聞也於

是王命因烏魯斯遣巴勒密實等赴上都以逆謀告未
至車駕南還癸亥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特克實知樞
密院事額森特穆爾大司農實達爾前中書平章政事
齊琳特穆爾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諤勒哲特們德爾子
前治書侍御史索諾木特克實弟宣徽使索諾木典瑞院使托
和齊樞密院副使額森簽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圖們
及諸王按達布哈博囉伊魯特穆爾奇爾布哈烏魯斯
布哈等以特克實所領阿蘇衛兵為外應殺右丞相拜珠

而特克實直犯禁幄手弑帝於卧所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嘗戒近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巴爾濟蘇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巴爾濟蘇雖侍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珠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

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勲之
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珠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
成不易陛下睿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
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亦然今山
林之士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
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
構大變云 諸王按達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璽
紱北迎晉王于鎮所癸巳晉王即皇帝位于龍居河詔

大赦天下是日以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為中書右
丞相甲午以內史都爾蘇為中書平章政事奈曼岱為
中書右丞御史大夫特克實知樞密院事博囉為宣徽院
使舒瑪爾節為宣政院使 乙未以樞密副使額森為御
史中丞內使舒蘇為中書左丞 丁酉以諤勒哲知樞
密院事圖們同簽樞密院事 戊戌以薩題勒默色知樞
密院事章台同知樞密院事 己亥敕諭百司凡銓授
官遵世祖舊制惟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宣徽院得自奏

聞餘悉由中書 辛丑以茂穆蘇知樞密院事實達爾
為大司農 召諸王屬流徙遠地及還元籍者二十四
人還京師 冬十月癸亥修佛事於大明殿 特克實之
變諸王邁努逃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言於帝曰不誅元
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甲
子以舒瑪爾節為中書右丞相陝西行省左丞圖魯通政
院使寧珠並為御史大夫蘓蘓為御史中丞遣使至大
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命舒瑪爾節寧珠誅逆賊特克

實實達爾齊琳特穆爾托和齊章台等於大都並戮其
子孫籍入家產惟特們德爾子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
諾木逆賊親所丞相拜珠乃欲活之耶初特克實使齊琳
特穆爾遽至京師趣召兩院學士北上翰林直學士曹
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
賊伏誅人服其先見之明 壬申以內史阿勒坦綽克為太
師知樞密院事 癸未以舒瑪爾節蕪阿蘇衛達嚕噶齊
八番順元及靜江大理威楚諸路徭兵為寇敕湖廣

雲南二省招諭之 十一月己丑朔帝次於中都修佛

事於昆剛殿 辛丑車駕至大都丁未御大明殿受諸

王百官朝賀

初特克寶遣使至大都封府庫收百司印

監察御史許有壬知事急即往告中丞董守庸守庸謂

官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巴勒

監察御史郭額森呼圖克阿附特克寶之罪以俟及御史大

夫寧珠至有壬即袖疏上之辛亥守庸坐黨特克寶免官

壬子敕營繕不急者罷之 癸丑遣使詣曲阜以太

牢祀孔子 敕會福院奉北安王諾木罕像於高粱河

寺 祭遁甲五福神 丙辰御史中丞蘓蘓坐貪淫免

官 丁巳廣州路新會縣民汜長弟作亂廣東副元帥

烏瑪喇率兵捕之 詔凡有罪自首者原其罪 十二

月乙未御史臺經歷多爾濟巴勒御史實勒塔克烏德義

郭額森呼圖克並坐黨特克實免官 監察御史許有壬上

章言曩者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勝

觀音保索約勒哈迪密實黥竄成珪李謙亨罷免王毅

高昉張志弼而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冤請昭雪
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壬戌浚鎮江路
漕河及練湖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
之水為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農民來
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練湖瀦
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水一尺
近年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為不便委
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埧長百三十一里

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餘人浚
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兩詔從
之以來春興工 戊辰追尊皇考晉王噶瑪拉曰光聖
仁孝皇帝廟號顯宗妣晉王妃鴻吉哩氏曰宣懿淑聖
皇后 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
時參知政事烏瑪喇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
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
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甲戌命道士吳全節修醮事

乙亥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仍命四祭 監察御史托克托趙成慶等言特們德爾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久遁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伊魯托克托哈蘇台皆特克實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丙子命嶺北守邊諸王齊齊克圖月修佛事以却寇兵 己卯命僧作佛事于大內以厭雷 癸未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于雲南諳達布哈於海南奇爾布
哈於尼嚕罕博囉及烏魯斯布哈於海島並坐與特克實
逆謀也 乙酉諭百司惜名器各遵世祖定制 丙戌

舒瑪爾節言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
惟有諸王邁努請加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
益封邁努為泰寧王 丁亥議賞討逆功賜舒瑪爾節金銀
鈔都爾蘇為中書左丞相茂穆蘇寧珠索多並加授光
祿大夫 詔改明年元曰泰定 雲南花腳蠻為寇詔

招諭之

泰定皇帝

諱額森特穆爾顯宗噶瑪拉之長子裕宗珍戩之嫡孫也初北安王諾木罕薨

世宗以噶瑪拉封晉王代鎮北邊至元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帝生子晉邸大德六年晉王薨

帝襲封是為嗣晉王

泰定元年春正月帝以元夕命有司於禁中張燈山為

樂監察御史趙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

珍玩發奢侈之端張燈之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

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仍賜上尊酒以嘉其忠直

辛丑諸王大臣請立皇太子 壬寅以故丞相拜珠
子達爾瑪實哩為宗仁衛親軍都指揮使齊哩克為左
右衛阿蘇親軍都指揮使初拜珠為相憂國忘家常直
內廷知無不言太官以酒進則憂形於色有盜其家金
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
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珠入相振立
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
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

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姦臣畏之卒
構禍難天下哀之特克實等既伏誅帝乃詔有司備儀衛
百官者宿前導興拜珠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
萬數無不歎惜泣下中書奏丞相拜珠盡忠效節殞於
羣凶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太師上
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獻復官其二子以長宿衛拜珠
母克呼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珠為太常禮儀使
方弱冠吏就第請署事適在後圃閱羣戲母厲聲呵之

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大臣事耶拜珠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厚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勲德故耳汝何有焉拜珠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 命僧諷西番經于光天殿 己酉命諸王遠徙者悉還其部召親王圖卜特穆爾于瓊州阿穆爾克于大同

初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珠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
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未
及召而遇弒至是帝悉召之 甲寅敕高麗王王章歸
國章嘗請於仁宗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而還及
英宗即位復請降香於江南許之行至江南遣使急召
令騎士擁逼以行章侍從皆奔竄還至京師命中書省
護送本國安置章遲留顧望不即發英宗下章於刑部
既而祝髮置之石佛寺尋又流章于吐蕃薩斯嘉之地

帝即位以大赦得還至是命章還本國仍歸其印

此事據鄭

仁趾高麗
史修入

丙辰賜故監察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迪

密實妻子鈔各千錠 敕封解州鹽池神曰靈富公

虞集赴召至京師除國子司業尋遷祕書少監 二月

丁巳朔作顯宗影堂 己未修西番佛事于壽安山僧

四十人三年乃罷 庚申監察御史傅巖起李嘉賓言

遼王托克托乘國有隙誅屠骨肉其惡已彰恐懷疑貳如

令歸藩譬之縱虎出柙請廢之別立近族以襲其位不

報 甲子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遊
京城 舊制臺憲歲各舉守令推官二人有罪連坐至
是言其不便庚午命中書復於常選擇人用之 壬申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國語曰
格根 甲戌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

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瑄翰
林學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默色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
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

講復敕右丞相額森特穆爾領之 丁丑監察御史宋
本等言逆賊特克實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額森身親
弑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
為太廟神主仁宗室主為盜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
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
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
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
治事皆不報 戊寅監察御史李嘉賓劾逆黨左阿蘇

衛指揮使圖卜特穆爾罷之 癸未加封廣德路祠山神

張真君曰普濟寧國路廣惠王曰福祐 先是至治末

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
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翰林

學士吳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

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
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
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時有

司以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 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一丁矣 三月丁亥朔罷徽政院立詹事院 以秘書少監虞集為禮部考試官初集與元明善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

考之殊未博集初不相下後以明善之言為然每見明經之士即以其言告之至是謂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兩為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戊戌廷試進士賜巴拉張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會試下第者亦

賜教官有差 庚子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嘉特兼

宣政院使往征西番寇筇巴凌 丙午御大明殿冊巴拜

哈斯氏為皇后皇子阿勒濟雅巴為皇太子 己酉以皇

子巴特瑪雅爾藏布嗣封晉王、泰寧王邁努卒以其

子琳沁多爾濟嗣 庚戌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傳

巖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

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夏四月己未以珠字

詔賜帝師所居薩斯嘉部 庚申作昭聖皇后御容殿

於普慶寺親王圖卜特穆爾還至潭州有詔止之居數月乃行辛酉至上都賜車帳馳馬癸亥修佛事于壽昌殿甲子帝如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集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盡其要指時務者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

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也 發兵民築渾河隄

辛未月食既 甲戌命咒師作佛事以厭雷 庚辰以

風烈月食地震手詔戒飭百官并令大都守臣集議以

聞王結昌言於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

官賞太濫故陰陽錯繆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

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為羣剽劫殺人

桓州道中既逮捕舒瑪爾節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

邸中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

以入朱泣訴於中書舒瑪爾噶不問於是國子監丞宋
本復抗言特克實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
治朱甲寃未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比之
由辭氣激奮衆皆聳聽 辛巳太廟新殿成 五月丁
亥監察御史董鵬南劉潛邊筭慕旺舒卜以災異上言
平章奈曼岱宣徽院使特穆爾布哈詹事圖們岱爾黨
附逆徒身虧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遼王擅殺宗親布哈
濟蘭矯制亂法皆蒙寬宥甚為失刑乞定其罪以銷天

變不允 已丑帝諭都爾蘇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
執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
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獨
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又安反是則
天下懼於憂苦矣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
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於衆俾知所慎 壬辰御史臺
臣圖固勒寧珠言御史奏災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
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為陛下耳目有徇私違

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圖固勒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臣額卜德呼勒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舒瑪爾節都爾蘇言比者災異陛下以憂天下為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修德慎行敕臣等各勤乃職手詔至大都居守省臣皆引罪自劾臣等為左右相才下識昏當國大任無所裨贊以致災侵罪在臣等所當退黜諸臣何罪帝曰卿若皆辭避而

去國家大事朕孰與圖之宜各相諭以勉乃職 癸巳
前翰林學士蘇爾約蘇哈雅卒贈集賢學士追封京兆郡
公諡文靖初議科舉事蘇爾約蘇哈雅多所建明忽喟
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
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於錢唐
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其視死生若晝夜
絕不入念慮翛然欲遺世而獨立也 戊戌遷列聖神

主於太廟新殿 辛丑循州徭寇長樂縣 丙午御史

高奎上書請求直言辨邪正明賞罰帝善其言賜以銀幣
己酉賓州民方二為寇有司捕擒之 癸丑詹事
丞和請如裕宗故事擇名儒輔太子敕中書省臣訪
求以聞和博果密之子庫庫之兄也敦默寡言嗜學
能文歷山南淮西河南廉訪使皆有政聲 中書平章
政事張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
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繼詣上都奏之其略曰
前宰相特們德爾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

戚忤已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竇勒們及嬖幸伊埒薩巴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竇勒們等恩義相許表裏為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竇勒們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特克實之徒名為義子實其腹心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索

諾木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蔽罪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哈瑪特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特們德爾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特們德爾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將克實之黨結謀弑逆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比奉旨諸王諸達布哈等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

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諳達布哈之徒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居鎮遼東乘國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托克托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削奪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勒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

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果幹刑曹逮
鞠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街寃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
非細務宜以濟勒布哈仍付刑曹鞠正其罪賈胡中賣寶
物始自成宗分珠寸石售直數萬以經國有用之鈔而
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
與商賈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
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宜下令禁止其累朝未酬寶價俟
國用饒給日議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

計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宜守
前詔示民有信蕭拜珠楊多爾濟等枉遭誣陷籍其家
以分賜人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
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其直即與再
罹斷沒無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
賜者則人無冤憤矣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
過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
為解竟弗就鞠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付有司鞠之廣

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為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齊爾等又獻利於寶勤們創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阿勒達爾冒啟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世祖舊制請悉罷之特克實弒逆之變學士布哈指揮布延和爾院使托果斯皆以無罪死特們德爾專權之際

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圖沁布哈之屬
皆未申理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內外增置官署員
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
宜悉遵世祖成憲凡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創設員冗
者悉減併除罷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
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僧
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歲用鈔數千萬錠僧徒貪

慕貨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
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
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
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
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
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
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
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皆已凌盜始者劫殺使

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
資糧宜遣良使抵巢招諭仍敕邊吏勿生事則遠人格
矣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特們德爾為相專務聚
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
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宜如舊制止徵丁
稅其括勘之糧及沙磧之稅悉除之世祖左右之臣雖
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
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

娶婦或以技物呈獻遞互奏請要求賞賜既傷財用復
啟偉門自今以後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
賞賜乞著為令議凡數千言辭甚剴切六月庚申珪至
上都奏上帝不允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
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用
癸亥作禮拜寺於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 丙寅
遣使詔諭答巴凌 遣庫庫楚等詣高麗取女子三十

人 廣西左右兩江黃勝許岑世興乞遣其子弟朝貢
許之 丁卯大幄殿成 作辰類坐靜佛寺 辛未修黑
雅滿達噶佛事于水晶殿 癸酉帝受佛戒於帝師
已卯詔疏決繫囚存恤軍士免天下和買雜役三年蠶
戶差稅一年遠仕瘴地身故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
司資給遣還仍著為令 雲南大理路你囊為寇 是
月大同渾源河真定渾沱河陝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
皆溢並漂民廬舍 秋七月丙戌思州平茶楊大車酉

陽州冉世昌寇小石耶凱江等寨調兵捕之 癸卯罷
廣州福建等處採珠蠶戶為民仍免差稅一年 丁未
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至萬七千
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戊申以籍入特們
德爾及子巴勒丹觀音努賫產給還其家 是月朝邑楚
丘開州濮陽黃河溢固安州清河溢任縣沙澧洺水皆
溢真定廣平廬州十一郡雨傷稼龍慶州雨雹大如雞
卵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營田租餘賑

恤有差 廣西慶遠徭酋潘父絹等率衆來降署為簿

尉等官有差 加封溫州故平陽侯曰英烈侯 八月

丁巳禁言赦前事 庚申市北馬萬匹取湏酒 辛亥

賜親王圖卜特穆爾鈔三千錠 庚午作中宮金脊殿

辛未繪帝師帕克斯巴像十一頒各行省俾塑祀之 丁

丑帝至自上都 罷浚玉泉山河役 癸未秦州成紀

縣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來谷河成丘阜 九月丙申

葺太祖神御殿 乙巳昭獻元聖皇后忌日修佛事飯

僧萬人 癸丑奉元路長安縣大雨澧水溢延安路洛水溢 冬十月庚申命左右相日值禁中有事則赴中書 已巳雲南車里蠻為寇遣鄂爾多奉詔招諭之其酋乃出降 壬申真州珠金沙河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有司傭民丁浚之 丙子命帝師作佛事於延春閣

丁丑封親王圖卜特穆爾為懷王賜金印 徙封雲南王旺沁為梁王仍以其子特穆爾襲封雲南王 十一月已丑命道士修醮事辛丑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

利 甲辰作歇山鹿頂樓於上都 十二月乙卯雲南

徭阿吾及歪開為寇行省督兵捕之 庚申同州地震

有聲如雷 癸亥鹽官州海水溢屢壞隄障浸城郭遣

使祀海神仍與有司視形勢所便還請疊石為塘帝曰

築塘是重勞吾民也其增石固扞禦庶天其相之 丙

寅命翰林國史院纂修英宗顯宗實錄 敕內外百官

凡行朝賀等禮雨雪免朝服 辛未新作棕殿成 乙

亥太白經天 曲赦重囚三十八人為三宮祈福 夔

路容米洞蠻田先什用等九洞為寇四川行省遣使諭降五洞餘發兵捕之太子賓客巴圖江浙行省平章博羅歡之次子也以疾辭職寓居高郵英宗命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巴圖固辭詔以平章之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所服藥酒空青詔遣使江南訪求之巴圖辭謝曰臣曩膺重寄深懼弗稱況敢叨濫厚祿以受重賜乎并以所給平章之祿歸有司是歲還京師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二萬五千貫御史奏益一萬貫仍還所辭

祿妻鴻吉哩氏弗受曰始巴圖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
今沒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王克敬為兩浙
鹽運使司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
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
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七